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八

高宗皇帝二十八

紹興十有二年春正月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癸卯　上謂大臣曰朕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

史臣曰稽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則醫或至於殺人而治或至於害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造之則默而識矣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

知浹訟兵飛寃

增福建鹽鈔錢

以鞫岳飛獄畢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鏤板徧牒諸路有進士知浹者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浹上書訟其寃秦檜怒併送大理獄成浹坐決杖送袁州編管云先是提舉洪州玉隆觀薛弼爲飛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舊游其門万俟卨又善之繇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贓敗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之至是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爲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普州　辛亥增福建鹽鈔錢十萬緡以鬻鹽增羨故也　二月己巳　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西北騎兵雖中國所不能

江南形勢可恃

守家法求帝王意

建國公封郡王

及若要馳騁於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符堅百萬之衆敗於淝水拓䟦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者豈能致北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强不足畏也　辛未　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　太祖以英武定天下　仁宗以兼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爲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

明兩作離之象
楊沂中賜名
論監司不按吏

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　上尤所鍾愛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祕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己卯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　上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臺諫論列者當併絀之

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於臺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於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遣觀風以督守令若非所督於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畫以人耕田圖

用經任人鞫獄

敵索北人在江南者

丙戌 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 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綱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户朕聞民間之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嘗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丁亥言者請自今鞫獄必差經任人 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鞫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何鑄曹勛至金國見亶於春水閘先殿具陳 上意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

洪晧二子中詞科

鎮江府火

普安郡王出閣

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　太后且遣鑄等還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右承務郎洪遵敕賜進士出身沈介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弟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　上曰是洪晧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　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最勝旣遂以遵為祕書省正字介适並為敕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入選即入館自遵始　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軍倉燒米麥四萬斛芻六萬束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三月壬寅普安郡王

論講和之利宰執私舉永嘉人

出閤就外第命行在宗室正任已上悉送之　辛亥
上謂大臣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己講和令通好
休兵其利溥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爲弱以用
兵爲强非通論也　乙卯　上御射殿引南省舉人
何溥已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
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永嘉
人也。
朱勝非閑居録曰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爲黨
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爲從官實操國柄凡
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扳援其勢炎
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解温士

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與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丙辰起復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薨于仙人關

辛酉秦檜等賀上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洪皓在燕先報太后歸耗上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中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　夏四月庚午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熺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左宗廟是故社稷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

胡世將薨

洪皓忠義之報

殿策 附會 和議

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爲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舉天下之人納之胷中而成敗得喪不能爲之芥蔕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犧牲粢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爲度光武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四方之民不忍爭尋常以斃吾之赤子也楊邦弼策言　陛下躬信順以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

私秦熺爲倫魁

依舊分兩日唱名

獻奉迎兩宮錢

論吳越之事以爲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爲也有司定熺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檜引故事辭而降爲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已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　辛未　上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鶚等五人特奏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爲例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晙等獻本司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奉迎兩宮之費詔令戶部樁收專充迎奉支用　上曰若常

秦棣陞閣職　鄭剛中宣撫川陝　選諸州教官　宮中不廢學

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
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豪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
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
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
率皆獻助矣　丙戌通判湖州秦棣直祕閣棣檜弟
以其婭婿遜所得職名爲之請也　五月甲午川陝
宣諭使鄭剛中爲川陝宣撫副使　甲辰詔諸州軍
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
　上謂宰相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攷前世
興衰治亂以爲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
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知

権場之法

盱眙軍措置榷場凡榷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榷場博易俟得北貨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賈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黶鎮而金人亦於諸州置場　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　上不與特給錢五千緡　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象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辛亥漢州布衣陳靖特補右

住給僧牒

陳獻興論依制教　上兩
靖中統舊試官　喜

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于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乃有是命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賦各三首會刑部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爲合格

六月乙丑　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　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敢不怠至歲事則當歸功于天也　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　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他日　上以語輔臣且曰璘善用

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己巳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荅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億年得留焉　辛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　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户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爲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金人使明威將軍高居安扈從　皇太后一行前來詔知閤門事曹勛充接伴使　壬午言者乞稍寬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冤濫不知幾何欲

不許寬私鹽律

不用王安石經義

竄胡銓

望小加裁損輔臣進呈　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煮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爲亂得乎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爲言者所論　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説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　秋七月癸丑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説横議紛紛流布遐迩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　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

武臣子弟召試換文

預糴備水旱

編管　戊午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爲之請　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　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上大以爲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與蠲減　戊午新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平乞行収糴上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也於是川陝宣

割方山、和尚原地　皇太后渡淮　何鑄罷　讀書思聖人意

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　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　丙寅

皇太后渡淮時　上遣皇弟韋淵往迓遂扈從以歸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檝交章論鑄之罪故有是命　丁卯　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尚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上曰聖人以所自得者垂法後世又焉用欺秦檜曰　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主之主則爲人臣誠有難處令　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

王庶二子怨秦檜

論漢文唐太優劣

之光傳諸不朽豈非幸會　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爲患更甚檜曰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蘊矣　庚午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卒于道州許歸葬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甲戌御史中丞方俟卨爲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　上顧卨曰勉爲朕行卨頓首謝　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對曰以　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　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太宗質不勝文　陛下兼有之　上曰唐太宗不敢

望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僞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徵其爲眞僞可見　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爲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所未至也檜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　上曰然

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氣象一變兵力强而天下畏服人才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所以爲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至誠故也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不及文帝遠矣

丙子　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令內

論內侍用事弊

論敵人奢侈

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令小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羣唱爲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令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未嘗不正色　己卯　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令所須者無非真珠鞍韉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猢猻及鸚鵡孔雀獅子猫兒

上亦令搜訪與之　上曰敵使萬里遠來其所須如此朕何憂哉　辛巳　上奉迎　皇太后于臨平鎮

迎太后歸慈寧宮

上事后謹

初后既渡淮　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逆于道至是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　上初見后喜極而泣軍衛歡呼聲振天地　壬午　皇太后還慈寧宮后聰明有遠慮　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　后意后令上卧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妨萬機　上不欲遽離左右　后遂示以倦意　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至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　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為彼我其間佞人布音必肆間言自古兩宮失歡未有不由此者

徽宗梓宮歸

龜鑑曰　太后之未歸也則諭以至誠　太后之將歸也則示以喜色臨平奉迎瞻慈容而感泣慈寧居養侍乙夜而忘疲壽慶啓燕稱觴舉儀雍雍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肅乎其敬也當時父老童稚且歎曰不圖今日聖神母子重歡如此是其孝於事親何如也

庚子　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辛丑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

史臣秦熺等曰　上既日新厥德專任一德之臣以爲腹心令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其克

有濟竊惟金國爲中國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
和寶令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費日窮年莫有以
爲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既審任兹大事實難其人
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奇謀遠識
蓋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
精白以承休德不退縮以避事不猜忌以妬功不
疑貳以敗謀不矯激以沽譽其圖事揆策料敵制
勝咸仰契聖心用能夙夜自竭以符特達委任之
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用兵有請必從不愆于素
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
天子寧親之孝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悉如其意

成效章章若此向之拱手以幸失謄口以興訕者皆歎服聖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然是舉也危疑險阻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難任檜之爲難也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饗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云

大事記曰　紹興十年金國渝盟軍民皆歸咎於秦檜而檜傲然不動順昌既捷之後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柘臯既捷之後盡罷諸將而兵隸御前矣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戰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向者使命之責

猶有限令歲幣銀帛各三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匹矣岳飛復唐鄧張俊吳璘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閒關百戰而後得令吾不能有其地反盡割入于北聽其分晝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賓宗綱田荆州皆累年經理而後成令吾不能屯田反使敵叛屯田軍于河南矣吾國之民不肯入敵殺之猶不從而朝廷必以與敵使遺黎飲泣内恨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兀朮畏避其忠勇乃置之謫籍而中原豪傑之心失矣士大夫流落北土家屬有在中國

者徇敵人之情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所而
吾國衣冠之氣沮矣張俊深忌劉錡岳飛每言飛
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
下忠憤之氣皆沮矣
龜鑑曰我　高宗皇帝所以徇奉春之拙謀壞祖
生之壯志蓋仁孝之心有所感觸而不能不尒也
故寧忍嫚書之恥而不忍廢務在養民之事寧割
鴻溝之半而毋寧輟未央稱壽之儀敬觀聖訓有
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於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
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知此則可以知吾
君之仁又曰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於無淚可揮

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屈已奉幣者皆以此也

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孝

是月朝廷谷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

金復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

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

和尚方山原以大散爲界於關内得興趙原爲控扼

之所　九月乙未信安郡王孟忠厚爲樞密使　壬

寅大赦天下　乙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秦檜爲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

殿門外　上遣斡辦御藥院江諮賜以玉帶使服之

而入檜辭　上曰梓宮歸葬寧慈就養皆卿之功也

分西界　陝地

賜檜帶　秦玉

程克俊草秦檜制　增賣官田租官賣廣西鹽

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　冬十月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講翊善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也克俊草其制詞有曰廟筭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檜大喜之　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事也檜辭不拜　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　庚辰詔諸路常平司見賣官田並令見佃人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剗佃　辛巳詔廣西欽廉雷高化州所產鹽並令官賣內欽州所收錢赴州軍前送納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

置福建茶事提舉

黄達如乞罪異論人

國公　丁亥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州先是建州歲貢片茶二十餘萬斤葉濃之亂園口亡散遂罷之以市舶官兼茶事　上祀明堂于臨安始命市五萬斤爲大禮賞已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及興榷場遂取臘茶爲榷茶本尋禁私販官盡榷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収息三倍及是將釐建茶於臨安始別置提舉官專一發賣　十有一月壬辰左朝散郎黄達如言　太后回鑾梓宮還闕玆爲盛事望宣付史館然後褒功罰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異論沮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

張俊罷

徽宗　二后在天之靈少紓　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禮部侍郎兼實錄修撰王賞編修付史館達如建陽人嘗知南雄州以贓罪爲提點坑治官韓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焉　癸巳樞密使張浚爲鎭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爲宅基大男揚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于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　上曰俊有復辟功無謀反之

李椿年乞行經界

□□□□□□□□□□□□□□□□□□□言□□□□□□□□□□□□□□□□□郎李椿□□□□□□□□□□□□□二推割不行三衙□□□□□□□□□□□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按其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才二十萬耳詢之土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后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 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

始以保傅爲管軍　議復太學

言者乞竄異論人

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税額從之　乙未檢校少保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少保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爲管軍者論者惜之　己亥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
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原宜復
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之乃命禮部討論取旨　辛丑言者論　陛下斥遠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口口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丕變作爲不靖口口

公器處天口口大夫要使人人盡心職業朕何愛爵祿哉　庚午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口口人爲額上曰太學師儒之官雖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　壬申太師秦檜等上重修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式四十七卷申明六卷看詳四百十卷詔頒行之　丙子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彥詩知永州彥詩坐趙鼎客閑廢累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彥詩以啓賀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喜繇是稍復錄用　庚辰高閌守國子司業閌注爲太學正始除學官也　上覽除目曰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勸尚書史記孟

上喜閱書作字　秦檜生日錫宴　陝西民多飢死

子俱寫畢尚書寫　過左傳亦節一本　癸未以太師秦檜生辰錫宴于其第自是歲爲例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以誓書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爲奴婢郡邑蕩然矣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原闕

申明印書紙法　除浙西園田

獲而鑄統制官之秩雖王公述以親近而不免以監司之按劾而停帥臣之任雖李道以戚里而必行此天下所以咸仰 壽皇聖斷之英明也

己亥臣僚言 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之欲望遵用 太宗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印紙歷子至於興某利除某害各爲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 祖宗法與見行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 是月除浙西園田以其壅水害民田故也 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葉容罷以臣僚論列也仍將納賂求差遣人林懋能周良臣送大理寺 五月甲辰進呈饒州闕

選材不較資格　勉大臣任事　不歷郡不除郎　看詳投獻文字　責監司守臣備荒

守臣葉容等擬俞翊且言其作邑有聲鄱陽大郡但此人履歷未深　上曰選材治劇亦不須較資格也可依擬差　丁巳　上宣諭宰執曰近日臣僚劄子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所不至處卿等須來理會或事有不可任但來執奏　庚申御筆不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魏杞奏其間却有任監司人未審合與不合除授　上曰監司察州縣者也事同一體　丙寅詔令後看詳四方投獻書劄文字擬定等第將上　丁卯詔行下諸路監司守臣察令秋有田禾不熟之處預先講求救荒之政如將來水旱去處却致無備必寘于罰如備預有方當議推賞

罷兩浙舶司 乾道新書成 詔擧制科 以政平訟理臧否守令 印兩淮交

州縣等官在任有合支請往往援例請過官錢理宜約束詔帥臣監司覺察　是月罷兩浙市舶司以言者論兩路市舶所得不過一萬三千餘貫而一司官吏請給乃過於所収故也　乾道新書成　詔擧制科許侍從薦擧或監司守臣觧送及權罷注疏出題

廣西提刑張維奏曰昔漢宣帝嘗曰庶民各安於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臣令攷察守令以政平訟理爲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爲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一詔諸路監司帥臣依張維所奏察本路守令限兩月各具臧否以聞不得連銜　是夏初令戶部印給交子三

子　中任銓法
嚴于試

百萬緡行於兩淮不得過江南　秋七月乙卯臣僚言出官人銓試中而後使之從仕　陛下之命也近覩將仕郎都謙亨差監潭州南嶽廟本人係　隆興元年八月內因父致仕陳乞恩澤補官既未曾銓試又補授未滿三年　陛下法令如此之備甲令如此之嚴必欲違戾臣所未曉也乞指揮令後初出官人陳乞差遣先令吏部具本人曾與不曾銓試申尚書省然後取旨除授詔都謙亨嶽廟差遣更不施行餘並依奏令後執政常遵近制仍戒諭後省官毋再忽慢　庚申執政內殿進對　上曰前日一兩之後想見禾稼秀實魏杞等奏浙中田閒正望此一雨兼聞

江東亦自豐熟　上曰令歲秋成可望甚可喜也奏事訖杞等退而私語曰主上憂勤如此與夫必待進戒而後知稼穡艱難者遠矣　八月丁丑進呈內東門司申內人紅霞帔韓氏得旨轉郡夫人即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據户部供外命婦郡夫人即無祿令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朕禁中自理會也

臣留正等曰爵祿者人主所以奔走天下也不可以輕用之法令者人主所以維持國家也不可以自壞之　壽皇聖帝欲為一宮人增俸顧祿令不可而止則其重爵祿守法令之意可以類推矣此

治臺諫風聞失實

萬世子孫所當觀法也

丙戌詔林安宅王伯庠論葉容姪元濟受周良臣請求贓事訊驗無跡事干大臣風聞失實林安宅可罷同知樞密院事王伯庠罷侍御史丁亥進呈周良臣等案 上曰林安宅王伯庠昨日之罷亦非得已若不如此行遣自後大臣必爲人汙衊受曖昧之謗周良臣等可疎放林安宅可筠州居住 是月降會子交子各二千萬均發於鎮江建康兩榷貨務如兩淮人過江南許將交子於務場換易會子江南人過兩淮亦聽用見錢或會子就務場對換交子行使

九月丙午知鄂州汪澈劄子臣頃任御史嘗舉選人

汪徹以繆舉自劾　置章奏　溫州水災賑　李允升配

李允升以贓汙送大理寺所有臣繆舉之罪望有司
施行詔特降兩官　甲子詔令後臺諫侍從章奏各
置一簿隨所上錄之一以留禁中時備觀覽一以授
大臣使之詳閱有事已行而輒廢或行而以法有礙
於民未便及監司郡守言與事違者各以時糾之從
祕書少監汪大猷請也　是月溫州水災遣使賑之
地震　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贓貸死決配建康帥
守王佐坐容縱允升尋醫離任追兩官勒停建昌軍
居住提刑袁孚以失按降一官　禮部員外郎莫濟
爲司農少卿魏杞奏曰濟嘗中詞科且掌南宮牋奏
但恐議者以爲蹊徑未是　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

中都官不分清濁

莫濟言責實在久任

命諸帥麾部曲

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無害也濟尋奏言爲治在於任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令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才似乎稍驟也詔所論甚當凡百執事各勤乃職期底于治　汪大猷奏乞令諸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其材可用或舉其任其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

上樂
聞過

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冬十月乙亥
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
檢柅吏奸至於愚暗所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
時訓敕之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
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奏自古
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　上曰每
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人言未
嘗不鄙之　上退御講筵講罷　上曰朕雖無大過
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所未至賴
卿等補益周執羔等奏曰　陛下聖明事無過舉
上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梁克家奏容臣

等退思苟有闕失不敢不盡言

臣留正等曰臣等每讀唐史切見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太宗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乎遂歷舉羣臣得失以面戒之導諫如此亦足以見其眞情矣今觀 壽皇聖帝所以咨諏近臣者殆與太宗如出一口乃知聖明樂於聞過所見略同夫豈徒曰慕之而已矣

周執羔嘗進對 上曰卿有所言朕未嘗不行然有過失卿當直言有司之過失亦當言之 進呈知

災異恐懼修省

溫州劉孝韙劄子以本州大水之後乞降度牒應副修築塘埭事　上因言朕近日覽　神宗紀見是時災異甚多何故魏杞等奏天出災異譴告人君正如父母訓飭爲人子者不必問自己有過無過但常恐懼修省而已　上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

臣留正等曰災異之說經傳言之備矣大抵恐懼修省則能變災爲福玩而不戒則危亡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詩稱宣王不言其無災而言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主中興之美書之論桀曰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推

論役法之擾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興亡之决端在於此大哉　壽皇聖帝之訓曰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其言實與六經相爲表裏自非聖學高明誠心寅畏又安得及此言乎

己丑臣僚言役法科擾大略有弓兵月巡之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差有催科塡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凡此之類皆役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如前科擾天下幸甚詔監司常切覺察　是月先是饒州歲貢金一千兩詔減十分之七　兩雹　十有一月辛丑執政進呈次　上出吳蓋妻趙氏乞故夫

不降
中批

遺表恩澤奏異姓　上曰不知前此有無體例可以行否魏杞等奏容檢照舊例　上曰令後有文字更不批出只與卿等理會庶幾不錯杞等奏若無例臣等亦不敢行　陛下欲只與臣等理會如此政令豈有過舉者

臣留正等曰朝廷命令與大臣謀議而出之既出之後有給舍以駁正有臺諫以論救此所以刑賞適中而事無過舉也若乃旨從中出則事關綸言有司難於論執偶有論執而命令已行人主亦憚於反汗往往隱忍成憲而啓倖門必自是如昔富弼言於　神宗曰内外之事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

戒執政私第見客

亦不是爲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則咎將誰執　壽
皇聖帝於吴蓋妻趙氏之請聖訓及此眞可謂得
爲君之道矣
乙卯詔執政私第接見賓客除侍從臺議職事外
其餘呼召取覆官止許各接見一次　丁巳殿中侍
御史單時言伏覩制旨監司於所部保明郡守郡守
於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
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
稽攷臣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舉之人治狀之目
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舉得其實則受上賞舉
失其實則寘重憲庶幾選舉之法得矣從之　甲子

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抽摘進呈三司軍馬有旨慰勞錫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曀暨　皇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開霽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選將帥厲士卒所以爲武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出郊親御鞍馬夫豈徒爲文具而已故臣敢因斯事以推明聖志之所嚮焉

大事記曰自　乾道二年大閱于白石四年第大閱于茅灘　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　淳熙以來或

幸玉津園宴射或大閱于龍山而鐵簾之射翎自
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于萬乘之前以希一命
之賞而武事精矣
是月起居舍人洪邁直前奏臣幸得以文字薄技
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閒之燕獲聞玉音凡所樀諭莫
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為世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
攷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
政記亦莫得書故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臣伏覩今
月五日給事中王曮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
微諸侯以强淩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
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

聖語至明至當　修祥曦殿記注　汰老弱兵

弊　上又曰文章以理爲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
上曰寛則容奸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
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　陛下敵以
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
命侍立本意欲望聖慈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
語關送修注官仍乞因令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
幾百代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明文思之懿從之
步帥陳敏言本司所管官兵二萬餘人令汰去老弱
二千餘人以所請錢米論之歲費四十八萬貫推究
諸處共約有三十萬餘人以十分爲率汰去一分老
弱計三萬人每歲可省七百二十萬貫如是則費用

定國用經制

省而國自富老弱去而兵自强矣從之　十有二月庚寅左司諫陳良祐奏今之言利者多要生財生財乃所以病民國用愈見不足顧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於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取見所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如此則上下兼足　上曰朕常有志放免和買及折帛等錢以寬民力但如今未暇良祐奏舊來本無此等錢皆是軍興時科取講和之後依舊不除今取於民者竭矣若制節國用令出入有度稍有蓄儲即可行　陛下之志矣　上曰因鄉之言當定經制

命宰執兼制國用

臣留正等曰寛民力定經制　壽皇聖帝意也然寛民力者惟納己節用則可行定經制者惟量入為出則可久

辛卯詔朕惟理國之要裕財為重夫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庶幾上下同德永底阜康

臣留正等曰冢宰制國用見於王制甚詳自漢陳平有治粟内史之對後世信之遂謂錢穀之問非大臣所宜與夫商功利權毫末立法以年取民利是誠非大臣事也至於出入羸縮之度上下損益

之理此正古冢宰之所職者身爲大臣乃漫焉不
知其凡可乎　壽皇聖帝之以宰執制國用也蓋
欲量入以爲出以足百姓者而足國則其所以責
任之道誠有合於先王遺意故明著之使後世有
考焉
丁酉起居舍人洪邁奏天下萬務出命于中書審
于門下行於尚書所以敬重政令期於至當而已初
無文武二柄東西二府之别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
細必先經中書畫黄宰執書押既圓當制舍人書行
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
黄具奏以聽　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畫黄過門

密院文書始口共　樞密院密白　葉容魏杞並相　用陳俊卿忠讜

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徹有所偏況今日宰相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為有嫌欲望詔樞密院自今以往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詔從之然樞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是月以葉容魏杞為左右僕射簽書蔣芾兼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兼權參政先是　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時為吏書上疏力諫後數日入對　上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俊卿再拜謝　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為忠臣矣　兵侍陳巖肖因對奏近覩宣麻並拜左右二相同日除參樞二

中外
慶宰
執得
人

執政中外相慶以爲得人然臣以爲大臣當稍付之以權使之任天下之責　上深嘉納

曾覿龍大淵以舊恩竊寵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獲罪時陳俊卿受詔館北使大淵爲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一日中書舍人洪邁見俊卿曰人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曰不知也詰語所從邁以大淵對俊卿他日入對畢具以邁語質於　上前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之威權也　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逐之俊卿再拜謝退未及門

逐曾覲龍大淵

北使爲陳俊卿屈

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　敵使來庭俊卿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狀花書而不名俊卿却之掌儀懼白俊卿恐生事俊卿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俊卿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爲陳公屈耳自是遂爲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戒獄官探執政意

戒儒臣留意金穀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六

孝宗皇帝六

乾道三年正月甲辰内降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持巧心設貳端者有禁朕選任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來顧以獄情白于執政探取旨意以爲輕重甚亡謂也夫人臣擧要有司致詳閱寔之初五聽參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當而已而又何咨焉繼自今其祇乃心敬于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于罰罔有攸赦

癸丑何逢原除金部郎官　上曰恐儒者不負留意金穀事如呂揞問簿籍都不知卿等可面諭何逢原

令留意職事

臣留正等曰户部理天下財穀郎位其間者有五而司珍之責莫重焉爲郎於此而恬不以事爲意則均節邦之財利玫其簿正奠其地守以制盈虚之柄者將孰任其責也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夫委積芻牧之微雖聖人未嘗有不屑爲之心也而況司珍之事又有大於委積芻牧者乎　壽皇聖訓與夫子若符節

是月度支郎唐瑑言自紹興三十一年即造會子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

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有八百餘萬貫在民間未收令來諸路綱運依近降旨揮並要十分見錢故州縣不許民户輸納會子致流轉不行商賈低價收買輻湊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擁併喧閙今欲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椎貨務召人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擁併之弊而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次給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賣將盡取旨接續給降

大事記曰楮未至於滯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廣行椎塲本錢以給之楮未至於輕也而已慮其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於多也而

兩淮通行銅錢會子

造冊開具支用

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在之數故趙雄謂
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
通矣
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
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不許過江是致民旅未
便令措置令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
未支交子令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　二月壬申
上曰朕已草得一指揮理會財用少項降出　御筆
云自後宮禁内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
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支過已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
泛支用造冊進呈便從此月爲始外路軍馬可降

蔣芾尋見財用根源

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自此遂為定式　上謂輔臣曰蔣參政理會財用已尋見根源初芾因謝新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敏揀汰二千人戚方揀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給雖揀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必又招六千人填額則是添六千人耗蠹財用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候財用稍足可逐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

用人不求倫。　以敝主修靡自儆

上以為然故有此宣諭　乙亥祭閣衛博論用人宜錄所長棄所短　上曰卿言極是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必不知樂知樂者必不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　丁丑　上言金主葛王禽荒日事田獵修造宮室土木之工不止後宮亦多其侈靡又過於顏亮大與初即位時不同要之人主侈心一生其弊至此朕每以自儆戒卿等見朕有過亦當規正

臣留正等曰　真宗即政之初宰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何者富貴不與侈靡期而侈靡自至其勢然也是以古之聖哲之主不以天位為

悝功業不如唐太宗

樂而每以天下爲憂天下雖有覆盂之勢而未嘗無臨深履薄之危斯民雖有載舟之心而未嘗無朽索馭馬之懼然則侈心蕩習果何自而投吾之隙哉 壽皇慨然有感於敵國而益深儆戒之念且諭大臣以爲見朕有過亦當規正由此觀之豈特盛德大業光華于二十八載之間而已所以遺聖子神孫者家法亦嚴哉

蔣芾奏臣近朝德壽宫恭聞 太上皇帝玉音云主上勤儉過於古帝王 上曰朕亦自以爲勤儉無媿唐太宗惟是功業遠不逮太宗芾奏功宗惟志陛下既有此志守之以不怠何患功業之不成

清中
書之
務

臣留正等曰功業非志不立非勤不成是以有天
下者以志爲先而以勤終焉觀　壽皇功業不逺
太宗之一言則其志未嘗一日而不在乎中原也
雖然功業因變而後見者也功業因變而後見則
敵釁之未開事機之未至　壽皇之素志固將有
所屬歟若夫舉神器以授聖子而游心玩意於希
夷之境此又唐虞揖遜之盛非太宗之所敢逺也
壬午起居舍人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録黄文書
盈於几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
使中書之務不清無甚於此　上曰朕嘗見通鑑載
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縈於簿書日不暇給因勅

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卿所論可謂至當
臣留正等曰先儒蘇軾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
天子之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夫不
知其它者將遂漠然而無所事歟曰非也問天下
之財則屬之大農問天下之獄則屬之廷尉問天
下之兵則屬之樞密而宰相者日與天子揆道於
上聽其治要而責成焉爾乃欲使之敝精神於一
大有司之事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
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可議也　壽皇因洪邁
有欲清中書之務之說遂謂唐太宗嘗勑尚書細
務屬之左右丞可謂揆之所在矣中書之務何患

不清哉

宣諭葉容曰今日可進入武臣薦舉兵將官冊子朕欲周知其人容奏宜於無事詢訪以備緩急陳俊卿奏陛下曾記得王存否其人似尚可用　上曰朕識之麤暴之人今老矣智力皆無所用也　乙酉詔降下武經龜鑑孫子令密院差使臣一員給賜鎮江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

周將人　知官才

乙未進呈環衛官元有指揮不許差戚里前日得旨差潘才卿有礙元降指揮　上曰卿等如此理會甚好可別理會

賜官書　將兵

不戚充衛　差里環

臣留正等曰天子不能無私恩而公法之守則一

講備禦策

付之臣下而吾無容心焉而後天下之名器始不能輕以畀人矣環衛之職將以爲將帥之儲也是以 壽皇有不除戚畹之旨而才卿乃復得之豈一時之私恩有不能遽絶耶大臣以爲有礙前旨可謂善守天下之公法者也 壽皇嘉歎其請遽命改除自非不以公徇私不以恩廢法疇克爾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壽皇之謂矣

戊戌諫議陳天麟言近探報敵聚糧增戍以其太子爲元帥居汴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 上曰此令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御等見文字否葉容

論養兵最難

以陳敏把高郵

內教選鋒軍

奏琪至都堂議論尚未定魏杞奏淮東之備宜先措置清河楚州高郵一帶庶可遏敵糧道　上曰若把定高郵不放糧船過來則敵不能久留淮上自當引去也　三月庚子宰臣葉容乞抽回江州兵馬　上曰此豈得已亦要熟商量近來招兵練兵皆容易惟養兵最難此豈有定論他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容又奏昨日陳敏對陛下必已分付六合事　上曰亦說却欲帶步司人去容奏陳敏甚曉地利且有志立功名　上曰若陳敏等守高郵甚好却别擇一步師亦難得人　是月宣押殿前司選鋒軍九百人騎入內射　夏四月丙子宣殿前司選鋒等軍五百八十

復併利州爲一路吳璘　吳璘亞於吳玠吳璘所用多知名

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　庚寅右軍統制張平奏
事　上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發有功者雖讎與
賞有罪者雖親與罰　是月併利州東西爲一路以
吳璘爲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
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
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爲人剛毅靖深
喜大節略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
卒樂爲之用每出師指揮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
者故所向多捷玠死璘爲大將守蜀捍禦餘二十年
隱然爲方面之重其威名亞於玠其選諸將多以功
有告以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令以小

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嘗著兵法二篇追封信王謚武順　五月戊申　上曰昨批韓曉奏狀知隨州林嶷放罷如此處置莫是葉容奏臣昨見言者論罷韓曉臣知林嶷陰遣其家屬在行在納短卷於臺諫臣方欲再開陳令　陛下批出可謂明見萬里之外陳俊卿奏近日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　上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詔戒諭臺諫辛酉王炎奏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爲不宜　上曰此何害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昔徐度言通世務者

奉安玉牒　親閲囚款　將帥冗隳之弊　虞允文宣撫四川

在乎俊傑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他不足卹　是月
賑泉州水災　安奉　太宗　真宗玉牒及　三祖
下僊源積慶圖　哲宗寶訓　六月癸酉　上曰朕
欲依　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數日進入
朕親閲之可釋者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為虛文可
降旨擇令後並依　祖宗典故　丁亥度支趙不敵
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令日添使臣明日招效
用但資冗墮未見精雄　上曰此正中令日將帥膏
肓　是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代吳璘也允文
尋言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
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為忠義而州縣全

虞允文乞□用義兵

乞寬限責官田

陳良祐論邊備

不加郵分占白直應副往來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欲乞差皇甫倜爲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主管於農務隙時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守諸關從之　秋七月辛亥臣僚言户部申請諸路並限一季出賣官産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之村疃之間人户彫踈彌望皆黄茅白葦膏腴之田耕猶不遍豈有餘力可買官産令州縣迫於期限且兾有厚賞不免監錮保長抑勒田隣乞寬以一年之限戒約州縣不得抑勒如有違戾重寘典憲從之

癸丑諫議陳良祐奏民間傳邊事多是兩下說成爲備雖不可已要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

任敏禦東
陳備淮

議副統
置都

衆論以為無益　上曰正欲為備如何無益良祐奏萬一敵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為敵人築也今遣二三萬人過江敵人探知却恐便成釁隙　上曰若臨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奏更顧審思今日為備之要者無過選擇將帥收蓄錢糧愛民養士　上云卿言甚是　甲寅　上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誤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奏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令朝廷但當稍稍應副之而已　上曰是　是月以皇太子愔疾大赦天下壽慶　閏七月丙寅朔宣諭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

郭剛爲軍中所伏　論子孫不保守法度

帥亦使主將有顧忌不敢專擅作過　戊寅郭剛除鎮江副都統　上曰郭剛之除聞鎮江軍中甚喜葉容奏郭剛甚廉軍中素所推服　庚辰上論理檢院故事因謂葉容等曰朕常思祖宗創立法度以貽後人後世子孫不能保守極可惜　上又曰創之甚難壞之甚易蔣芾曰臣嘗記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破題四句云天下至大宗廟社稷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　上曰誠爲明言芾奏所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　祖宗基業爲意則事事放倒馴致敗壞故人主每欲自警戒常恐一念慮之失　上曰朕非

閩中鹽筴五弊

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爲可惜也

癸未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有五官糴浩瀚而本錢積壓不支閒或支俵而官吏尅減計會費貧民下戶皆不樂供官而大半糶於私販一也綱運之人非巨室則官戶載縣官之舟藉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糶二也州縣斤賣多置坊局付之胥輩其權秤之減尅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問私價輕而官價重官鹽雜而私鹽眞鄉村之民大半食私鹽故官糶不行三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寘於驛壁私販猾商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敎賣官食鹽與夫借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綱到數日支

劉珙言不可獨斷

給甚至抛敷賣之數付之者保攤及僑戶其見在鹽却封樁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戶不願請鹽只納敷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貯之别所以添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陪錢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五也況閩中崇岡峻嶺淺灘惡瀨商旅興販流轉實難故鈔鹽之法不可行乞講究利害盡革前弊明年二月施行

癸巳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

之以千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遣小郡往往匱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羸餘獻者不過重折苗米或倍稅商人至有取新賦以積餘錢捎積適以與州郡州郡無以自給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析便一也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糴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倘有以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止之 上嘉納尋以珙爲翰林學士 珙嘗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爲高

禁兵官交納內侍

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恍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旣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　上亟稱善

八月乙未朔　是月禁兵官交結內侍時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奏外議

治內侍納賄罪

內臣中有王方者　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王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獄成陳瑤決配循州李宗回等降罰有差於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戾必罰無赦　上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奏曰今日邊選主將則宿弊當自革矣　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

陳傅卿論待將帥　大雨減膳慮囚

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他當一聽之令檢柅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為國家立大事乎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為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　上納其言罷扵不遣　大霖雨宰執求罷不允詔內外察獄令太官早晚並進素膳戊午慮囚　九月丁丑翰學劉珙進讀三朝寶訓至淳化五年　太宗謂近臣曰太祖實錄或去多有漏落當命官重修因歎史官才

史官要兼識學才

論檢放之弊

難蘇易簡曰大凡史官宜去愛憎近者扈蒙修史蒙爲人怯懦多疑忌故其史傳多有脫落　上曰善惡無遺史臣之職珙奏云史官以學識爲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學識安得愛憎怯懦疑忌　上曰史官要識要學要才三者兼之　臣僚言檢視災傷官司未嘗遵承每差州縣官到隨行徵求皆有定例然後擇村疃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視之名曰應破又擇令歲偶熟之處再往視之責以妄訐名曰伏熟重爲民困望詔守臣選差練曉清强官公心考覈申飭監司嚴行按舉所差官汚廉勤惰公正誣罔悉以上聞從之　是月陳良翰言昨立住賣度牒二十餘年人民

論賣僧牒之弊

生聚不爲無益辛巳春邊事既作用度浸廣乃始放行令下之初往往爭買其價則五百千其限則三个月其數不過萬道未足以病民今則減價作三百千展限已三十餘次總數計十萬三千餘道民甚病之且唐人有言十戶不能養一僧今放行者與舊所度者無慮三四十萬是三四百萬戶不得休息也不知國之所利者能幾何而令三四百萬戶不得息肩且又暗損戶口侵擾齊民奚止千萬此其爲害豈淺淺哉

申禁獻羨餘

是秋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珙奏也 冬十月壬寅 上曰昨日有從官奏云邊事規摹未定葉容奏臣等日夕講究亦且徐徐措置 上曰維揚築城

論久任遷　朝廷當理會遠大　賑成都府路旱　郊雷過雨　陳俊卿奏散樂不用

已畢更得來年一冬無事足可經畧陳俊卿奏淮上規摹須久任守臣遲責其效其不職者早宜易之上曰極是　壬子三省進呈畢　上曰朝廷更有何事合理會須是務其遠者大者勿徒事於薄書苛細朕尋常或過飲一兩盃酒便覺忘事以此觀之須是清慮　是月成都府路旱詔降僧牒四百道充糴本措置賑濟　十有一月丙寅郊雷雨望祭于齋宮時敵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已之內不當用樂陳俊卿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俊卿又奏請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

免變
三冊雷

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　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議者頗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俊卿又不可獨奏言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罷外之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芾猶守前說俊卿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

上嘉納之　葉容魏杞罷相奉祠以郊祀雷變故也

下戒屬詔

陳俊卿乞清中書務

劉珙論恢復未易

詔戒士大夫因循苟且詆讕弃競之弊　命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時政闕失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俊卿言於　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當務之急　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卿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　一日　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劉珙奏曰復讎雪耻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内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漢之高光皆起匹

諸路兵分三等

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珙曰高光惟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以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上深然之　十二月甲寅詔諸路訓練兵官將逐州揀中見教閱禁軍內事藝最高強身貌強壯爲上等事藝高強身貌瘦怯爲中等餘並爲下等限一月置

檢舉合待報事　重定改官額　配石敦義

冊開具申密院　是月詔令後已降指揮合待報事令諸房置簿隨日抄上時行檢舉拘催仍令左右司勾銷結押如有違慢去處三省開具取旨　是歲定改官以　百人盜賞以三人四川換改官以二十人爲額　廣東提舉茶鹽石敦義坐盜鹽脚錢入己貸死刺配柳州